

張
註
列
子

貞

□ 13
3123
4 止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七

列子

張湛處度注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

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矜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楊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

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



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
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
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夫事為無已故情無厭足名奚益
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
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
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
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

君奢亦奢

言不重美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

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

君盈則已降

君歛

收聚也

則已施

始鼓反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

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若實名貧偽名

富

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也為名則得利者

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不偽則不足以

利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

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
 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揚
 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子無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
 之所弭晝覺音教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
 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
 中迫然而自得亡亡音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
 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

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當厭一本厭作厭音
 同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
 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
 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慎一本作順耳耳目之觀聽
 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
 於一時重囚纍梏手械也何以異哉異異也古字太
 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
 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
 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亡往復形氣轉

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

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

所勸一本作觀。為善不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

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為惡不近

刑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

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

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

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

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

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然而萬

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

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

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

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者之惑也

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音

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

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也清貞之誤善之若

此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楊朱曰原

憲寡於魯子貢殖於衛寡貧也原憲之寡損

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寡亦不可殖亦不可

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

者不寡足已之所資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

也財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搶此語至

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

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

也不含音撼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

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

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

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

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

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

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夫耳之所欲聞

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闕塞聰目之所欲見

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

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與羶字同須延反鼻通曰顛顛音舒

延反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

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

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

諸闕廢虐之主廢大也去廢虐之主熙熙縱情欲也

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

徑一作性

廢大一作

毀殘

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拘此廢虐之主錄

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

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管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管

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

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

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

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

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

之異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子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

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專國之政三

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

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

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

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

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

亡音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

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頻密反房數十

皆擇稚齒媿嬌者嬌音烏果切反以盈之方其

聃於色也屏屏上聲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

晝足即其反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

子之娥姣廣雅云好也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韻

篇云挑謂招呼也說文反之弗獲而後已子產

作誂相誘也誂大子反

即其反疑

日夜以爲戚密造

本作造
七到反

鄧析而謀之曰僞

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音閑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

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

危矣子納僞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

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

覺事行多端
選所好而爲

之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

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

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

爲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
順物失當身之顛樂懷長愁於

一世雖支體且爲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

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
 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
 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一本作辭亂我
 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
 欲與若別之辨別之猶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
 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
 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
 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
 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
 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
 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
 此一篇辭義大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
 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
 耳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
 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
 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

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作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

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斂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

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
 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
 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孟孫陽問楊子
 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
 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
 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令久生
 亦非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
 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

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
 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
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邪則重來之物無
所復欣若以為苦邪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
故生彌久而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
憂彌積也則踐鋒音烽踐一作蹈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
 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
 死但當肆其情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
 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

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
 利物舍舍音捨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
 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
 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
 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
 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楊
 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已趣禽
 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魚據切

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
 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
 孟孫陽曰有斷短音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
 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
 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
 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
 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
 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

貴身而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

賤物也而濟物也已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

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

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

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

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沃反告上曰而娶

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

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鮫

古本反禹父治水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名本又作鮫

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音門不入

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

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

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

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

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

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

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

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

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音教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字又音誌下同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

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

不鄙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遙

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

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

同陰陽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

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

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

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

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

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

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

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

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

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

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楊朱

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

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不敢嗜二為名不敢恣其所行三為位出意求通四為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違其自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逆命何美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

釋文疑有錯誤

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崦急筋節急也或作梁肉蘭橘心痛反一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房未反縕縕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滑○縕亂麻僅

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

廣厦隩室綿繡狐貉音鶴顧謂其妻曰負日之

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

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音泉胡泉也蒼頡篇云藟耳

也一名蒼耳泉俗音此藟思上聲芹萍爾雅云萍萍也又萍藟蕭也郭注今藟蒿

也初生亦可食也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貴者鄉豪取

而嘗之音哲於口慘於腹慘哲痛也衆哂而怨

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

味姣音絞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

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正身乃

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

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

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

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

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

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

世德堂刊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七
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七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八

列子

張湛處度注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

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

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答而不
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
即以爲解故不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
復答列子也

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

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譬之故

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

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

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度在身稽

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

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湯武愛天下故王于况桀

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

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

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以不由戶行不從徑也是求利不亦難乎違理

而得利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

周之書度徒洛反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

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可字衍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于偽富問猶今得珠

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子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本則

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

宜也得理之宜是雞狗也彊食靡角韓詩外傳云靡

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

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

以求勝也勝者為制是禽獸也非人道也為雞狗

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已道在

則自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厭

尊耳則危辱及之矣尊已之謂苟

達斯義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率爾自

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

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

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

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

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

無遺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

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

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

所以存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

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

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故自奮

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

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

不衰智盡而不亂不專已知則物願為已用矣故治國之

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

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宋人有為于偽其

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莖柯反

毫芒亡音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列反

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

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不

而化則子列子窮容貌有肌色客有言之鄭

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呼報反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一本作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一作亂

而殺子陽魯

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

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
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
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
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
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
遂別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
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

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應機則是失會則非

先日

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

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

音燭

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用則動而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

一本

無不

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

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法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

音捨

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
會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

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比鄰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已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也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

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盜之所以止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聰用

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摘孔
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患豈虛言哉孔

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

十仞圜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

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也涉水孔子使人並

蒲浪音涯音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

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

濟乎丈夫不以錯七故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

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

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

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

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

弟子曰二三子識音之志水且猶可以忠信誠

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

復釋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

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

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

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

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白公問曰若

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曰

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復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

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

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夫知言之

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

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故至言去言理自行

至為無為物自天成夫淺知音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著而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

音狄穆子襄子家臣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

新穉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中人

鮮虞二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襄子方食而有

邑名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

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

過三日有謂潮水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

史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

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

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

為昌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將致矜伐勝非其

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

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

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勝敵者皆

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孔子之致能拓一本作招淮南子作

門拘許慎云拘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拘引之皆難也國門之關而不肯

以力聞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關墨子

為守攻公輸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善為攻

而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所服故善持勝者

以強為弱得為攻之母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

不懈古賣反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

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

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
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
聖人之言先迓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
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
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
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
而食之析錫音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
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

釋文疑有誤字

疾俱復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宋有蘭子者

史記云無厚博出入為闌

應劭曰蘭妄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妄遊者也疑蘭與闌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

也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

長倍其身屬

屬音燭

其蹻

蹻音脛

並趨並馳弄七劍

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

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

如今之絕倒投狹者

聞之復

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

僑人疑我人

謂先僑人

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

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

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

年長張丈反矣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

骨相也以馬之良者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

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若此者絕塵弭亡爾蹴跡也一本作撤臣

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

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作供擔纏薪菜者負索

薪菜蓋賤役者有九方臯此一本其於馬非臣之下

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已穆公見之使行求馬

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

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力移

反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

求馬者謂九方臯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

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

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

勝臣千萬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

足者得之於

得其精而忘其麤

與龕同

在其內

而忘其外

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唯天機

也不見其所不見

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宜視

者不忘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臯之

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

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

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

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

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

丘丈人謂孫叔敖

五勞反楚大夫也

曰人有三怨子

知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

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

惡鳥路反

祿厚者

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
 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
 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
 紀力反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
 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
 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音機祥也又音幾信鬼神
 與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
 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

優孟後優孟言於莊王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
 王召其子封之寢丘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
 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
 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
 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
 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
 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
 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

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
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
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
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
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無爰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
此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
財貨無訾音髭言不可度量也賈達注國語云訾量也登高樓臨
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常昭博弈論

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
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
用碁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
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方寸三分長寸
五分銳其頭鑲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
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碁
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
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
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
者射亦為句食反明瓊張中丁仲反兩榆他腦反
魚而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褒駟
魚案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
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他獵反今本云榆

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

故大笑飛鳶適音陞其腐鼠而中之俠客

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

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

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勇請與若等戮力一

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

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

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

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父音甫下

同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音孫水澆飯也以鋪音哺之

爰旌目三鋪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

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譴音熙汝非盜邪胡

為而食我音嗣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

而歐一口反之不出喀喀音客然遂伏而死狐父

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

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枉厲叔事莒

敖公自爲不知已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
一本冬日則食橡音象栗音象荳敖公有難枉厲叔
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
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枉厲叔
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
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
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
也枉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

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利不獨往怨不發於偏行自然之勢

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

者慎所出

善著則吉惡積則禍臻

楊子之鄰人亡羊旣

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噫亡一

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旣反問獲羊

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

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

子六反然變

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

羊賤畜

丑救反

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

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

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

問曰昔有昆第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

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

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

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

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

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

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汭操舟鬻渡利供百

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

音祈

半本學

汭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

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

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

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

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

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
 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聲而
 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
 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
 猶是也嚮音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
 無怪哉此篇明已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已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
 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

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
 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
 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于死已所重者莫過
 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
 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
 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

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

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

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生是類但徒自貴而自賤

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
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
蚋蟻子臘反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
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
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
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
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
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

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况自然能夷得失者乎宋人有游於道本
作宋有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
游於道刻處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
以求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
富也以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鄰人父
因請以為薪又踐可疑之塗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
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與物所不信也
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鈇意也

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

語竊鉄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俄而

扣胡沒反古掘字又其其谷而得其鉄他目

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所意

偏感則隨念想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

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罷朝而立倒

杖策一音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上貫

頤鍛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

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音燭著直畧反其行

足躓音致礙也株塉音塉坎頭抵丁禮反植木而不自

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且衣冠並去聲而之

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

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

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

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

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迷著外物者雖形聲

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

泊然疑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冲虚至德真经卷第八

寛政三年辛亥六月再刻

東都京橋南傳馬町壹丁目

松山堂書店

藤井利八藏版

